

53-73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三

K214.3
4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三

唐

中宗皇帝

睿嗣聖七年是年九月周武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和州以侯思止

嘗譏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亦素無行以告密

擢為殿中侍御史思止弘義奏置制獄入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口道路以目武因入朝密遣掩捕每朝輒與

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弘敏以字杜學儉武邑人唐書許景休通鑑考異曰獨存平恕

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過杜徐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行文遠之徐杜學儉

為語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難時殺知有功正弘敏所誣構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受爭獄事太后過

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觸刑曹此因終無生理日知日日知不觸刑曹此因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李

太后頒大雲經于天下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胡三省注釋氏以制頒天下尋救

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穎密王元曉等十四人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巨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上廟于神都侍御史傅遊藝

帝姓武氏武氏細目于武氏革命後曰書太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于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餘萬人俱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

請武氏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立武氏七

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后五世祖高祖考皆為皇考武氏上廟于神都侍御史傅遊藝

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陽為納言秦客檢校內史遊藝武氏革命後首為內史尋

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明年九月遊

藝所親告遊藝登臺露臺下獄自殺

唐中宗皇帝

武氏之罪實深  
於呂氏蓋武氏  
革命也為當世  
之臣者不能為  
徐敬業之討賊  
則惟有李元服  
而此耳如秋仁  
際一再相彼盡  
心乃事而後世  
反以復唐之功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 涼州新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 敗沒 驢驘 敗沒 孝傑 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

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蘭疎勒碎葉 碎葉即馬首鎮 四鎮敕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遂置安西

都護于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園兒為武氏所寵信有憾于皇嗣乃請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 竇氏後追為獻祀武氏殺之

瘞于宮中莫知所在 德妃父考為湖州刺史有双妾為妖異以恐此母廢氏因請夜伺博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許手相檢之以

功有功數日豈我獨勝諸人永不死邪既食飽熱廢武氏名有功謂曰卿此披讀失出何多對曰失出入臣

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武氏默然由是廢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 考考認抗之孫高手起州龍門人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瑤 唐唐孫之請也

二十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房州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第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

周以異師德寬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第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

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

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氏命來俊臣鞠其左

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 號長 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出皆武氏聞之

令舉入官使醫納五臟以鼻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武氏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傳推皇嗣

由是得免

三月周侯思止以罪誅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于朝堂 明年王弘義亦以罪流瓊州許緝追還至漢北侍御中

夏五月隸州 唐置今山東 河溢 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十一月周武氏 延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 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啜自立冠靈州武氏以僧懷義為總管討之

懷義未行虜退而止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武氏革命當時  
守正不臣者誰  
李安孫起能道  
引者惟武攸緒  
除人翁等殺道  
甘受其苦於每  
將命甫及飛  
隨之附相皆正  
者究何益哉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武氏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  
在臣等因拜謝武氏曰卿真宰相也  
周鑄天樞 武三思請鑄銅鐵為天樞刻武氏功德立于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明年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  
徑十二尺三思為武氏自書

九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明年二月與越  
古之號並去之

周明堂火 武氏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會御醫沈南琛亦得幸于武氏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  
一夕皆盡時方醮宴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傳醮以答天譴武氏將從之姚璿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宇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

造天堂明堂地二年成毀日連天又鑄銅為九州鼎神功元年成及十二神行置通天宮及十二神行置通天宮及十二神行置通天宮及十二神行置通天宮及十二神行

十二月己酉朔日食  
周僧懷義伏誅 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武氏密選宮人有力者執之樹下使武攸宣帥壯士毆殺之焚其尸

冬十二月以見喻 周安乎王武攸緒惟長子葉官隱萬山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于萬山之陽武氏疑其詐許之以  
觀其所為武緒遂優游巖壑冬唐茅椒樹論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 周遣兵擊之大敗 營州契丹松模都督李盡忠府以寇哥為都督賜姓李氏盡忠寇哥之孫也及歸  
諷州馮師舒直州馮州因柳為胡南之請州繆思刺史孫萬榮孫萬榮舉兵反陷營州殺都督趙文顯文顯以柳師舒直州

故二人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前鋒所向皆克旬日間兵至數萬武氏遣將軍曹仁師擊之戰西硤石唐書地理志平州  
有東硤石西硤石

成周師大敗 周師至幽州契丹遣老翁迎降故道老牛度馬于道仁師等將于是武氏以建安王武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募  
天下人奴有勇者官昇主直悉發以擊契丹明年三月總管王季羣與契丹戰

秋九月突厥寇涼州 執都督許欽明安祿山時欽明兄欽寂為討擊刺殺契丹戰亦被擒契丹圍安東柳師舒直州令欽寂說其  
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殛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契丹殺之後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三十三 唐中宗皇帝



大呼求至醫梁承及里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突厥營城中無諭其意者遇害亦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振馳州勸以解行其意其宜醫將論歐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

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苗裔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于萬里之外邪

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斷不可許當以計緩之疏曰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

之使中國所以遠矣彼國四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患必深宜以計緩

則五使并即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西日以塞欽陵之勢使不得力東疑也今若果東使之志滿歸我吐谷渾諸郡及青海無地

遠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 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

于徯戍早願和親欽陵利于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威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

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湟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

萬榮收合餘眾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為魏州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

悉遣歸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為元之為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冠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武氏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武氏思徐有功用法平起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 宗城善好權者論稱有功

死生易其操履誠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之運人甚易徐之所行史甚難難易之問徐公徐公曰漢法之

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遂奉命之狀屬斷斬之運人甚易徐之所行史甚難難易之問徐公徐公曰漢法之

謂繩墨不難斷客曰使為司刑誰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直司刑而已哉

十一月周殺其州 後復舊今報山西刺史劉留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十餘人 明堂 高宗時分萬年尉吉頊河南以算州刺

史劉思禮辭反告宋俊臣 俊臣先說同州參軍等名為合官制 使上變告之武氏使河內王武懿宗亦士羅推之懿宗中令思禮廣

李地第仍周  
三張相雖具  
大實實足取  
擄相拒收吸  
六州地及數  
聖定事深藏  
聖言不盡  
以人登言

俊臣與周與周  
為語劉吉亦  
以告於俊臣  
而進好實相  
流毒四海與  
之恨欲使俊  
俊臣之欲使  
於頭項他日亦  
仍不免職之  
有從見此職  
何其難使此  
雖之相何處  
人且運而詳  
天道報死不  
足為無人所

以秋仁傑同平  
重事之說已著  
於前雖持其庸  
以正禍目之嘆  
劉及益之失且  
後知聖周以秋  
仁傑承約言不  
益可見乎

之地并和種  
六州降戶數  
山皇人己而  
歸道得還與  
知之有美安  
岳王武承嗣  
奪之知之之作  
綠珠怨詩以  
尚之碧王赴  
并死承嗣得  
詩于裙帶

周六月周德  
意宗為神兵  
道大總管師  
德副之將兵  
二十萬擊契  
丹至檀而南  
面契丹逃唐  
州契丹將

太怒諷酷吏  
羅告族誅之  
周殺其監察  
御史李昭德  
來俊臣依勢  
貪淫士民莫  
敢有善者百  
方取之前後  
羅織誅人不可  
勝計自言才  
比石勒  
監察御史李  
昭德名由前  
史素惡之俊  
臣遂誣昭德  
謀反下獄又  
欲羅告諸武  
及太平公主  
共發其罪擊  
獄有司處以  
極刑奏上三  
日不出王及  
善嗣為曰俊  
臣國之元惡  
不去之必動  
搖朝廷吉項  
曰俊臣聚  
結不逞誣搆  
良善讎賊如  
山冤魂塞路  
國之賊也何  
足惜哉武氏  
乃下其奏昭  
德俊臣同棄  
市時人無不  
痛昭德而快  
俊臣仇家  
爭斂其肉須  
臾而盡士民  
相賀曰自今  
賊者皆始帖  
席矣

契丹軍潰斬  
孫萬榮以降  
初孫萬榮之  
破王孝傑也  
于柳城西北  
依險築城留  
其老弱婦女  
使人守之自  
引精兵寇幽  
州突厥默  
囂襲其新城  
三日克之盡  
俘次歸時萬  
榮方與唐兵  
相持軍遂大  
潰奴斬其以  
降餘眾降于  
突厥武氏以  
契丹初平命  
武承嗣與  
宗所至戰數  
萬騎河南北  
百餘里從賊  
者生拾遺王  
承禮避折之  
曰此虜素無  
武備力不能  
勝尚以求生  
而已豈有救  
國之心此  
宗輸糧兵數  
萬騎河南北  
百餘里從賊  
者又欲移罪  
于草野避賊  
之人為臣不  
忠請先斬承  
嗣以謝河北  
絕宗不能對  
同刑神杜景  
倫亦曰此言  
賊從之  
德源之武氏  
從之

秋九月周以  
魏元忠為肅  
政中丞 武氏  
謂侍臣曰頃  
者周雖來俊  
臣按獄多連  
引朝臣云其  
謀反朕使近  
臣就獄引問  
皆自承服  
朕不復疑今  
自與俊臣死  
不復聞有反  
者然則前死  
者不有冤耶  
夏官侍郎姚  
元崇對曰比  
來坐謀反者  
死率皆與等  
羅織陛下  
使近臣問之  
近臣亦不自  
保何敢動搖  
今賴天啓聖  
心與等伏誅  
臣以百口為  
陛下保自今  
內外之臣無  
復反者矣時  
人多為魏  
元忠訟竟武  
氏復召為肅  
政中丞

冬閏十月周  
以秋仁傑同  
平章事 始置  
員外官數千  
人  
周以李嶠知  
天官選事 始  
置員外官數  
千入  
武承嗣三思  
營求為太子  
秋仁傑從容  
言于武氏曰  
太宗柳風沐  
雨親冒鋒鏑  
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大  
帝以二子托  
陛下陛下今  
乃欲移之他  
族無乃非天  
意乎且仁姪  
之與母子孰  
親陛下立子  
則千秋萬歲  
後配食太  
廟立姪則未  
聞姪為天子  
而封姑于廟  
者也武氏曰  
此朕家事卿  
勿預知仁傑  
曰王者以四  
海為家四海  
之內何者不  
為陛下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三 唐中宗皇帝 四

姑壻母之之命  
李昭德前陳  
之矣綱目於仁  
傑津津士之且  
以為張東之高  
復唐張本於東  
之被唐將年戰  
八十使不及相  
而死者當奈何

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武氏名還廬陵王武氏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  
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瑒與張易之昌宗  
為控鶴監供奉頓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龍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瑒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  
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為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問唐為武氏言之武氏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  
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博州州注見前博州唐置今順天府密雲縣是初武氏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妻復遣問知微

齋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

將兵輔立之乃拒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博等州移書數朝廷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

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默啜之降秦氏諺曰國恩正在今日起便閉口不言再宿默啜殺

之人唐高祖孫周以秋仁傑兼納言 武氏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武氏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

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題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備凶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備穢計明

公之詞珍味多矣行沖請備雜物之末仁傑笑曰吾嘗龍中物河可一日無也元行沖名鴻以字行河南人

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秋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于廬陵王武氏許之立為太子復名賜顯姓武氏命

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

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賊運粟北歸

之立其弟吐迷圖為右衛將軍子擊矩為左衛將軍主兵四萬餘人其子嗣俱為小可汗位兩京

周以蘇味道趙州樂 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冬十月周以秋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迫者敵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

問制從之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蔬糲某其下不得侵擾

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默啜縱知微使還武氏命磔于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為夏官侍郎

周閣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 甚見親委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王 周置控鶴監丞簿等官三書注皆已 控鶴監丞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字茂之 薛稷字嗣通 道員

半千州全歸人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請罷之遂忤旨左遷

周置控鶴監丞簿等官三書注皆已 控鶴監丞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字茂之 薛稷字嗣通 道員

已十六年二月周武帝春正月帝在東宮

氏厚賚之

吐蕃贊婆弓仁降周

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

帝及武攸暨太子等誓于明堂

明堂銘之鐵券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留為內史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

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乞骸骨

周固言婁師德卒

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

矣仁傑既出款曰妻公盛德我為其所

河溢濟源

周以章嗣立

自武氏稱制

第始入國

恥痛即後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武氏不豫遣給事中閣朝隱請少室山朝隱自為攝柱沐浴伏祖上請代武氏命武  
武氏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王與武攸暨等誓于

吐蕃贊婆弓仁降周 吐蕃贊婆器婆弄尚幼約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東政諸弟握兵分據南面贊  
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婆弄長陰與大臣論議誅之會欽陵出外贊婆殺其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救  
妻帥所部千餘人欽陵于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餘帳俱來降

帝及武攸暨太子等誓于明堂 武氏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王與武攸暨等誓于  
明堂銘之鐵券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初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亂起滑州刺史武氏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十餘事武氏善之  
留為內史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為言武氏不悅謂及善曰  
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乞骸骨武氏不許至是以為左相罷政事

周固言婁師德卒 師德沈厚寬如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嘗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氏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  
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氏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  
矣仁傑既出款曰妻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道其際也

河溢濟源 梁帝于十餘家

周以章嗣立 嗣立兄承慶好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承慶  
自武氏稱制 嗣立兄承慶好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承慶

第始入國 恥痛即後世 武氏以頊有幹略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于武氏前頊魁岬辯  
口懿宗短小儀僕頊視懿宗聲氣凌厲武氏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尊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武氏  
怒曰卿所言朕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七首鞭之  
不服則撻其首撻之不服則割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手朕七首耶頊曰臣願與武氏共發其第置官事由是坐貶  
曰得臣與頊言曰臣亦解頊一信武氏曰今日卿豈足手朕七首耶頊曰臣願與武氏共發其第置官事由是坐貶  
如朕不可如何





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傳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王家漢武氏各  
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明年安世復上疏曰臣惟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前周唐氏豈當今之

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子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  
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武氏為之罷朝時又有詔三足牛者宰相

冬十一月周以崔元暉字元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武氏謂元暉曰聞為天官侍郎  
常守為以此謂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家也武氏為之恨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硤口置和戎城  
今涼州有北境硤口置白亭車府城在今涼州控其衝要拓州境十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置也田書水陸之利甚眾多州

秋九月乙丑朔日食 不盡如鈎神都見其既  
至數十至是一繼可謂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吏民感其德令行禁止牛羊野路不絕道

冬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頌字元頌按雪冤獄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武氏乃命蘇頌按覆由是雪冤者甚眾  
周設武舉唐武舉以七等開其人一曰射長城二曰騎射三曰馬射四曰步射五曰材射六曰言語七曰射覆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字嘉貞為監察御史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史言前平鄉縣令張嘉貞字嘉貞對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滌與酒同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還氏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武氏曰朕虛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名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  
郎中賞其得人也

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延秀為突厥所殺仍遣使來朝宴于宿羽

臺宮中高宗建太子預馬古書崔仲容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開選者為別較職名恐有許身自出此合於後應命況太子以

分臣恩謂太子非嫡望嗣者皆謂太子元武氏欲廢太子而用武延秀

以魚為符備固武性元武氏也故改魚為龜

三月壬戌朔日食

秋九月庚寅朔食日既

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注見討流張說于嶺南初魏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節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武氏欲以易之弟

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武氏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尋在岐州戶口逃亡且

盡不如季昶武氏默然而止元忠又嘗而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即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武氏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

諧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扶太子為長久武氏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游說元忠說許之武

氏名說入鳳閣舍人宋璟柳州南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指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關力爭

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清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

入武氏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

宗連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武氏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

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武氏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

日更引問說對曰前宋微刑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張說所坐無名若令微罪天下望斷安極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

謂不安仲孫德人竟敗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解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

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岐州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岐曰魏

公以忠獲罪岐為義所激頓沛無恨環嘆曰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與博等八人請元忠于郊外易之詐為

素鞠之機素曰昔樂布奏事起趨頭下漢臣不以罪兄元忠之刑未如正法而陛下欲第其人何乃下生罪曰才劣位卑武氏命制

武氏嘗命制書宴集易之兄弟皆宿位宋璟上易之書稱易之曰官言之正法而陛下欲第其人何乃下生罪曰才劣位卑武氏嘗命制

武氏嘗命制書宴集易之兄弟皆宿位宋璟上易之書稱易之曰官言之正法而陛下欲第其人何乃下生罪曰才劣位卑武氏嘗命制

武氏嘗命制書宴集易之兄弟皆宿位宋璟上易之書稱易之曰官言之正法而陛下欲第其人何乃下生罪曰才劣位卑武氏嘗命制

武氏嘗命制書宴集易之兄弟皆宿位宋璟上易之書稱易之曰官言之正法而陛下欲第其人何乃下生罪曰才劣位卑武氏嘗命制

武氏嘗命制書宴集易之兄弟皆宿位宋璟上易之書稱易之曰官言之正法而陛下欲第其人何乃下生罪曰才劣位卑武氏嘗命制

武氏嘗命制書宴集易之兄弟皆宿位宋璟上易之書稱易之曰官言之正法而陛下欲第其人何乃下生罪曰才劣位卑武氏嘗命制

武氏嘗命制書宴集易之兄弟皆宿位宋璟上易之書稱易之曰官言之正法而陛下欲第其人何乃下生罪曰才劣位卑武氏嘗命制

武氏嘗命制書宴集易之兄弟皆宿位宋璟上易之書稱易之曰官言之正法而陛下欲第其人何乃下生罪曰才劣位卑武氏嘗命制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武氏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度僧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

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首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廉養人乃以

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為之罷役召見廷珪賞慰之

長甲二十一年魏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東宮

周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始安今廣西桂林府界為郡獠寇成大曰獠依山林而居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

則稱懷古有文武才以為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獲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

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饋外來定

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為之罷役召見廷珪賞慰之

張家女育復  
之勿難云乘  
武氏之德然此  
正宜用為妻之  
奇矣從後日  
書法

秋八月周以楊再恩為內史 再恩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恩曰楊內史向似高麗再思  
欣然剪紙帖中反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文武學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

周以章安石為揚州刺史唐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數付安石及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璟  
幽營休璟將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東之同平章事 先是武氏以姚元之姚元之字元崇姚元崇以字行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武氏令舉外  
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東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己老惟陛下急用之武氏遂以東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周以岑義梓相繼為天官外郎 武氏命宰相趙節吏韋嗣立薦義曰但恨其伯父長情長情謂其伯父長情或有才此何  
所累由是諸綠坐者始得進用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武氏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元暉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官禁事重  
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宗昌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

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武氏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奏言昌宗欲稱弘泰語已奏聞準  
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武氏不許尋教璟安撫龍鳳不許行

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龍鳳無變臣不敢奉制是謂方委送拾遺字也元暉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雖可  
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秘制云先已奏聞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謀計若云 武氏令法司議昌宗罪元暉第司刑少卿

可也龍鳳為可刑劫考竟其罪狀奏不報崔元暉亦慶以為言 李暉字泰和江都人 武氏令法司議昌宗罪元暉第司刑少卿  
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武氏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

然義激于心雖死不恨武氏不悅楊再思速宣教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教命武氏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處立  
而按事未畢武氏持救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膽裂負此恨矣武氏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己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東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武氏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東之崔元暉  
與中臺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素怒已光州東謀誅之東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當貴誰所致也多

祚泣曰大帝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  
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球溫州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氏革命事元球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球為右羽林

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事乎今日非輕受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  
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見密陳其策太子

許之東之元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附人黃詣東宮迎  
唐中宗皇帝

五臣及正其所處權勢劫安劉

為難而其才又

不逮乎物遂其

蓋平執於官氏

既克將少帝而

立代王少帝本

非劉姓也五臣

於武氏尚存之

日本中宗官

復位中宗亦其

故去元祿中其

宗太子無絕母

之義故胡亥天

廟賜死之說雖

能說而不能行

而武氏仍上尊

號稱皇帝則各

理傷者亦宜

故為五臣者惟

有公孫康者

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武氏所寢長生殿武氏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武氏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武氏曰此乃所以順陛下之大德是以武氏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武氏傳位于太子帝復位大赦武氏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元元皇帝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于嶺南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元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建房後也與后同幽閉會頻危禍變甚篤帝聞數使

以武三思為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繼求

圖噬臍無及不從至是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 武氏又薦三思于皇后上遂與三思圖謀謀事數端幸其乘車之上即位使掌制命委任之拜為三思尚書令與實于

殿譙王重福為均州刺史 重福上之庶子也皇后惡之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禦之

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為太子賓客同請還山許之

夏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蓋教出禁中不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元暉固執不可拾遺李邕亦上疏言之上皆不聽

五月遷周廟主于西京仍避其諱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殊胤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關以來





尋常自餘忠  
善以真心無異  
義人而作  
事不能容其  
忠志是五人  
協方何事不  
善勝外之次  
動且天下安  
正人而甘為  
諸等謀反不  
備後了者徒  
余古所獲情  
子有散亂之  
而之濟世之  
材也

素負忠直之望中外翰之武三思輸武氏遺制慰諭元忠賜賚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謹責

賈道巡察使 遷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美師度

三月殺尉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涉州及弟之選皆生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于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

大置買外官 置買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十餘人宦官超連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

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

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瑒奏曰人言中宮私于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瑒曰必欲

斬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蘇昶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

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瑒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六月賊孽羅瓘殺東之裴恕己摧元暉為遠州司馬 先是武三思惡敬暉等唐京師出為諸州刺史

左遷遠州 州刺史元暉

乃宋吉瑒

前其勤封

州刺史

州刺史

州刺史

元忠亦負重望  
願能不利私害  
動以乃自備及  
名選而監別名  
奉制感贈時名  
節掃地皇帝行  
職事嚴責以十  
卷之和其無龍  
為先打百善

此處仿高崇病  
大置買外官  
殺處士韋月將  
亂上大怒命斬  
斬南過秋分一  
忠臣邪承嘉怒  
六月賊孽羅瓘  
左遷遠州  
乃宋吉瑒  
前其勤封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琰之屢諫不聽

流放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元暉等為武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嬖于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

嘉窈襲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光國京兆三原人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

暉等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親親五王勳婦人主常言我不知代問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于我善者則為

善惡來之運地路之皆為 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均

打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武氏死廟 上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大喜制復武氏崇恩廟齋即取五品子充太

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令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令太廟亦準崇恩廟子曰以臣準君猶

為儲逆況以君準臣子上乃止 又補龍圖書並依負職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傳祖德誠恐手制廢其真教自今奉事不得官中

夏六月丁卯朔日食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丘濟而死 韋氏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好以三思故每

下制教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

其第又使成王千里湫宗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元武

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勳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奔氣上術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

反者勿患不富貴于是千騎斬多祚等餘眾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是宗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

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洛陽今洛陽縣丞真嘉勳號哭喪之望 安樂公主請以崇訓

獻之公主怨出架為陳州刺史安樂公主及開公尚書孫安女使侍中史再祖孫王孫奕相王乃上書請立太子言崇訓切太平

史中丞著至忠之至也 曰曰下不能容 弟一國家林有無 王孫奕相王乃上書請立太子言崇訓切太平

弟制夕左右及受事遂殺右副補下不能容 弟一國家林有無 王孫奕相王乃上書請立太子言崇訓切太平

賊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逼元忠子太僕少卿升于永安門

賜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忠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殞歿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

善俊以子承太子事與太子相類持元忠受誅一時藉為持察根固為不情後來後統遺謫亦屬過舉

冬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唐中宗皇帝

遣使詣江淮贖生 中書舍人李又州為子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服府庫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營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同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二年春二月 赦 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從子請布于天下從之乃赦天下迎葉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德 本名仁德 州下鄉人 三受降城 受降城在今陝西化城 西黃河東岸 元祐志本漢中郡 西受降城在今陝西

秋七月始用斜封墨赦除官 安樂長宦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賜受賕肆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別降墨赦除官斜封付

兩省而授兩省不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陽前後執駁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又十一月突騎施安葛犯塞將軍牛師獎戰沒遂赦安葛為立為可汗 初安葛既有眾三十萬

擊安葛以報忠節如其言楚客等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李季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

護發甘涼兵兼徵吐蕃以討安葛忠節逆會嘉賓安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牛師獎與戰沒安葛遂陷安西斷四

衣笥者衣笥 不可信乃圖 示中外且以 赦不經其甚 至妻妾媼為 則其意歌起 則方當引前 為成禮德且 巨蟲編之樂 府以祀其是

又學已不足 治理之本况 昭宗其甚且 復其甚且 乃以宋沈俊 為美其真足 有識者為